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壺清話 第一卷

真宗嘗曲宴群臣於太清樓，君臣歡洽，談笑無間，忽問塵沾尤佳者何處，中貴人奏有南仁和中者。亟令進之，遍賜宴席。上亦頗愛，問其價，中貴人以實對。上遽問近臣曰：「唐酒價幾何？」無能對者，唯丁晉公奏曰：「唐酒每升三十。」上曰：「安知？」丁曰：「臣嘗讀杜甫詩曰：『蚤來就飲一斗酒，恰有三百青銅錢。』是知一升三十錢。」上大喜曰：「甫之詩自可為一時之史。」

蘇翰林易簡一日直禁林，得江南徐邈所造斝器，遂以水試於玉堂。一小璫傳宣於公，見之，不識其名，因密奏。既曉，太宗召對，問曰：「卿所玩者，得非斝器乎？」公奏曰：「然。」亟取進之於便坐，上親試之以水，或增損一絲許，器則隨斝，合其中，則凝然不搖。上歎曰：「真聖人切誡之器也。」公奏曰：「願陛下執大寶神器，持盈守成，皆如此器，則王者之業可與天地同矣。」上徐笑謂公曰：「若腹之容酒，得此器之節，安有沉湎之過耶？」蓋公嘗嗜飲過中，故托此以規之。易簡泣謝慚佩。上親撰《斝器銘》及草書《誡酒詩》以賜焉。

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並門，兩制、館閣皆以詩寵其行，因進呈。真宗深究詩雅，時方競務西崑體，磔裂雕篆，親以御筆選其平談者，止得八聯。晁迥云：「鳳駕都門曉，微涼苑樹秋。」楊億止選斷句：「關榆漸落邊鴻過，誰勸劉郎酒十分。」朱巽云：「塞垣古木含秋色，祖帳行塵起夕陽。」李維云：「秋聲和暮角，膏雨逐行軒。」孫僅云：「汾水冷光搖畫戟，蒙山秋色集層樓。」錢惟演云：「置酒軍中樂，聞笳塞上情。」都尉王貽永云：「河朔雪深思愛日，並門春暖詠甘棠。」劉筠云：「極目關山高倚漢，順風鷗鷺遠凌秋。」上謂綜曰：「並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，凡抵治遣從事者，以題詩述懷寵行之句，多寫於佛宮道院，纂集成編，目《太原事績》，後不聞其作也。」綜後寫御選句圖立於晉祠。綜，名臣也。少孤，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，遵誨遣綜貢馬於朝，還日，太祖解真珠盤龍帶，遣綜竇賜遵誨。綜時年十六歲，奏曰：「臣外兄止以方貢修人臣之常節，陛下解寶勳賜之，臣竊恐勳臣別立殊績，陛下當何以為賜？」敷奏清雅，辭秀秀微。太祖愛之，謂左右曰：「兒非常材。」從容謂之曰：「吾委遵誨以方面，不得以此為較。」後雍熙二年，擢第於梁顛榜中。同年錢若水深器之，推挽於朝。

興國中，太宗建秘閣，選三館書以置焉，命參政李至崇掌。一日，李昉、宋琪、徐鉉三學士叩新閣求書以觀，至性畏慎，拒曰：「扇鑰誠某所掌，簽函巾幕，嚴秘難啟，奈諸君非所職，竊窺不便。」三人者笑謂至曰：「請無慮，主上文明，吾輩苟以觀書得罪，不猶愈他咎乎？」因強拉秘鑰啟窺。至密遣閤使聞奏。上知之，亟走就閣賜飲，仍令盡出圖籍古畫，賜昉等縱觀。昉上言：「請升秘閣於三館之次。」從之。仍以飛白閣額賜之，及賜草書《千字文》。至請勒石，上曰：「《千字文》本無稽，梁武帝得鍾繇破碑，愛其書，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之，文理無足取。夫孝為百行之本，卿果欲勒石，朕不惜為卿寫《孝經》本刻於閣壺，以敦化也。」

熙寧元年，狀元呂公湊為京尹，上殿進札子，時府推官郎中周約隨趨於後。今上忽問呂曰：「卿體中無恙否？」呂對曰：「臣無事。」斯須又問：「卿果覺安否？」呂又對曰：「臣不敢強。」時呂公神采氣燄，略無少虧。將退，又問周曰：「卿見呂湊如何？」周對曰：「以臣觀湊，似亦無事。」呂出殿門，深疑之，整巾拂面，索鏡自照，問周曰：「足下果見湊如何？」周曰：「龍圖無自疑，容彩安靜。」果數日感疾，迤邐不起。此較然知聖人之觀物殊有夙見，況他事可味天鑒哉周中立責授巴陵，親語其尉朱元明。元明，佳士也，敢妄說乎。

景德三年，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，光芒如金圓，無有識者。春官正周克明言：「按《天文錄·荊州占》，其星名周伯，語曰：『其色金黃，其光煌煌，所見之國，太平而昌。』又按《元命苞》，此星一曰德星，不時而出。」時方朝野多歡，六合平定，鑾輿澶淵凱旋，方域富足，賦斂無橫，宜此星之見也。克明本進士，獻文於朝，召試中書，賜及第。

太宗將親攻范陽，李南陽至參大政，以二策抗疏為奏：「願陛下選將帥中威武有謀、敦龐多福、克荷功名者，授宸算，付銳兵，俾往徵之。大駕不出京輶，恭守宗祧，慰撫黔庶，示敵人以閒暇，策之上也；大名，河朔之咽喉，或暫駐清蹕，揚天威以壯軍聲，策之中也；若其邊霜朔雨，朝塵夕埃，翻龍鳳於旗常，擁貔貅於鑾輅，勞侵黼辰，士失耕農，非愚臣所知也。」疏既入，繼以目疾求退，士論嘉之。

曹武惠彬始生，周晬日，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，觀其所取。武惠左手捉干戈，右手取俎豆。斯須，取一印，餘無所視。後果為樞密、使相，卒贈濟陽王，配享帝食。公雖兼將相之領，不以爵祿自大。造門者，皆降廡而揖。不名呼下吏，吏之稟白者，雖劇暑，不冠不與見。伐江南、西蜀二國，諸將皆秣載而歸，惟公但圖史衾篋而已。為藩帥，中途遇朝紳，必引車為避。過市，戢其傳呼，戒導吏去馬不得越十輪，恐壅遏市井。性仁恕，清慎無撓，強記，善談論。清白如寒儒，宅帑無十日之畜，至坐武帳，止衣弋綈袍、素胡牀而已。徵幽州，偶失律於涿鹿，素服待罪。趙參政昌言請案誅。朝廷察之，止責右驍衛上將軍，未幾遂起。趙參政自延安還，因事被劾於尚書省，久不許見。時公已復密使，三抗疏，力雪之，方許朝謁。士論歎伏。子璨，天禧三年授使相，拜制未久而卒。

太宗將蒐漁陽，李文正昉抗疏力諫曰：「臣聞古哲王之制，國方五千里，務安諸夏，不事要荒。豈威德不能加乎蓋不欲以四夷勞中國。陛下豈不聞秦成五嶺，漢事三邊，道殣相枕，戶籍消滅，一人失道，億兆惟毒！然而開遠夷，通絕域，必因魁杰之主，濟以好事之臣。所以張騫鑿空，班超投筆，或以重寶結之，或以強兵懾之，投軀於萬死之地，快志於一朝之憤。煬帝規模廣遠，欲吞秦、漢，自勞萬乘，親出玉關，關右流沙騷然，民不聊生。觀陛下又欲事煬帝、秦、漢之事」云云。公居常奏論皆雍容和婉，未嘗有逆鱗之節，此疏之上，士論駭伏。後果伐燕無成，太宗方憶前疏忠鯁，始賜手詔，厚諭其家。

太祖初有事於太社，時國中墜典多或未修，太社祝文亦亡舊式，詔詞臣各撰一文，謄錄糊名以進。上覽之，謂左右曰：「皆輕重失中。」獨御筆親點一文曰：「惟此庶乎得體。」開視之，乃竇儀撰者。文曰：「惟某年太歲月朔日，宋天子某敢昭告於太社：謹因仲春、仲秋，祗率常禮，敬以玉帛，一元大武，柔毛剛鬣，明粢香其，嘉薦醴齊，備茲禋禋，用伸報本。敢以后土句龍氏配神。作主惟神，品物賴之載生，庶類資以含洪。方直所以著其道，博厚所以兼其德，有社者敢忘報乎尚饗。」遂詔儀定其儀注。公以《開元禮》參酌於三代之典，繼以進熟之際作《雍和樂》。太社之饌自正門人，配坐之饌自左闈人。皇帝詣盥洗之儀，並如圓丘。詣太社樽所，執樽者舉幕，贊酌醴齊，太常卿引皇帝於太社神坐前捧爵跪奠，太祝持版進於神坐之右，西向，跪讀祝文。

黃夷簡閒雅有詩名，在錢忠懿王椒幕中陪尊俎二十年。開寶初，太祖賜椒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，遣夷簡謝於朝。將歸，上謂夷簡曰：「歸語元帥，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，規模華壯，不減江浙，兼賜名『禮賢宅』，以待李煜與元帥，先朝者即賜之。今煜崛強不朝，吾將討之，元帥助我乎無為他謀所惑，果然，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。向克常州，元帥有大功。俟江南平，可暫來相見否無他，但一慰延想爾，固不久留。朕執圭幣三見於天矣，豈敢自誣即當遣還也。」夷簡受天語，俯首而歸，私自籌曰：「茲事大難，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於我，胡以為對？殆歸，見椒，因不匿，盡以天訓授之，遂稱疾於安溪別墅，保身潛遁。夷簡《山居》詩有「宿雨一番蔬甲嫩，春山幾焙茗旗香」之句。雅喜治釋。咸平中，歸朝為光祿少卿，後以壽終焉。

苗訓仕周為殿前散員，學星術於王處訥。從太祖北征，處訥諭訓曰：「庚申歲初，太陽躔亢宿，亢怪性剛，其獸乃龍，恐與太陽並駕，若果然，則聖人利見之期也。」至庚申歲旦，太陽之上復有一日，眾皆謂日眩，以油盆俯窺，果有兩日相磨蕩，即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。處訥幼夢持鏡照天，列宿滿中，割腹納之，遂通曉星緯之學。太祖即位，樞密使王樸建隆二年辛酉歲撰《金雞曆》以獻。上嘉納之，即改名曰《應天曆》，御制歷序。處訥謂所知曰：「此歷更二十年方見其差，必有知之者，吾不得預焉。」至太平興國六年辛巳，吳昭素直司天監，果上言《應天曆》大差，太宗詔修之。

錢昱，忠獻王宏佐長子也。讀書強記。在故國，與贊寧僧錄迭舉竹數束，得一事抽一條，昱得百餘條，寧倍之，昱著《竹譜》三卷，寧著《筍譜》十卷。昱輕便美秀，太祖受禪，伯父俶遣持貢入關，賜後苑宴射。時江南使者已先中的，令昱解之，應弦而中，賜玉帶旌賞之。歸朝，願以刺史求試，乞換台閣，送學士院試制誥三篇，格在優等，改秘書監。尤善翰牘，太宗取閱，深愛之，謂左右曰：「諸錢筆札多學浙僧亞棲書，體格浮軟，其失仍俗，獨此兒不類。」以御書金花扇及行草寫《急就章》賜之。後南郊，當增秩，上曰：「丞郎德應星象，昱，王孫也，檢操無守，不宜膺之。」授郢團，蓋慎惜名器也。

太祖徵太原還，至真定，幸龍興觀。道士蘇澄隱迎鑿駕，霜簡星冠，年九十許，氣貌翹竦。上因延問甚久，自言：「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、華山陳搏結游於關洛，嘗遇孫君房獐皮處士。」上問曰：「得何術」對曰：「臣得長嘯引和之法。」遂令長嘯，其聲清入杳冥，移時不絕。上嘿久，低迷假寢。殆食頃，方欠伸，其聲略不中斷。上大奇之，因問引導之法，養生之要。隱對曰：「王者養生異於是。老子曰：『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欲而民自正。』無為無欲，凝神太和。黃帝、唐堯所以享國永圖，得此道也。」遂賜頤素先生。

戚同文，宋都之真儒，雖古之純德者，殆亦罕得。其徒不遠千里而至，教誨無倦，登科者題名於舍，凡孫何而下，七榜五十六人。不善沽矯，鄉里之饑寒及婚葬失其所者，皆力賑之。好為詩，有《孟諸集》。楊侍讀徽之守南都，召至郡齋，禮遇益厚，唱和不絕。楊謂君曰：「陶隱居昔號堅白先生，以足下純白可侔，僕輒不揆，已表於朝，奏乞堅素之號，未知報否」後果從請。及設舊學百餘楹，過如庠序之盛。州郡惜其廢，奏乞賜額為本府書院。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，即綸子也。

李南陽至嘗作《亢宮賦》，其序略曰：「予少多疾，羸不勝衣，庚寅歲冬夕，忽夢游一道宮，金碧明煥，一巨殿，一寶牀，巋然於中。一金龍蟠踞於牀之上，碧鬚金鬣，光射天地。旁有綠衣道士，轉眄若岩電，謂余曰：『此亢宿之宮也。大象無停輪，宜速拜之，汝將事此龍，積疾亦消。』予將拜，龍輒先拜至。」至道初，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，命公與李沆相並為賓客，太宗戒真皇曰：「二臣皆宿儒重德，不可輕待，吾選正人輔導於汝，宗基國本，吾無慮矣。」真宗恭稟皇訓，見必先拜，符亢宮之兆也。

李集賢建中，衝退喜道，處搢紳有逍遙之風，善翰札，行筆尤工，至於草隸分篆，俱絕其妙，人得之則寶焉。為詩清淡閒暇，如入人也。有《杭州望湖樓》詩：「小艇閒撐處，湖天景物微。春波無限綠，白鳥自由飛。落日孤汀遠，輕煙古寺稀。時攜一壺酒，戀到晚涼歸。」《西湖》詩有「漲煙春氣重，貯月夜痕深」之句，皆類於此。晚喜洛中景物，求留居。園池亭榭，蕭灑自如，每喜誦《楞嚴經》中四句云：「將聞持佛佛，何不自聞聞，聞復翳根除，塵消覺圓淨。」凡起居皆詠之。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《道藏》，時號稱職。

真宗為壽春郡王、開府，太宗詔宰臣：「為朕選端方純明、有德學、無過關臣僚二人為王友。」僉擇累日，惟得崔遵度、張士遜爾。遵度與物無競，口未嘗言是非，清潔完如，不喜名勢，掌右史十年，每立殿墀，匿身楹檻之外，以避顧盼。善琴，得古人深趣，著《琴箋》十篇。鳴琴於室，妻子殆不得見，通夕只聞琴聲。張士遜郢公，生均州鄖鄉深山間，始冠已有純德，稱於鄉里。京西舊有淫祀曰大戒，其設頗雄，立二十四司、三十六門。公幼往觀之，其巫傳神語曰：「張秀才請於中書門下坐。」後果以師儒之重相仁廟，出處皆太平，壽八十六。

長安一巨塚壞，得古銅鼎，狀方而四足，古文一十六字，人莫之曉。命句中正辨其篆，曰：「此烏跡文也。其詞曰：『天王遷洛，岐、鄂錫公。秦之幽宮，鼎藏於中。』」命杜鎬考其事，曰：「武王克殷，都於鄂、鎬，以雍州為王畿。及平王東遷洛邑，以岐、鄂之地賜秦襄公。篆曰『岐、鄂錫公』，必秦襄之墓也。」後耕人果得折豐碑，刻云「秦襄公墓」。中正有字學，篆、隸、行、草盡精，與徐鉉校定《說文》，又同吳楊文舉撰《雍熙廣韻》，遂值史館，篆太宗神主，藏太室西壁，及篆謚寶，遂賜金紫。益州華陽人也。

太祖問趙韓王：「儒臣中有武勇兼濟者何人？」趙以辛仲甫為對，曰：「仲甫才勇有文，頃從事於郭崇，教其射法，後崇反師之。瞻辨宏博，縱橫可用。」遂召見。時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，更不暇他試，便令武庫以烏漆新勁弓令射。仲甫輕挽即圓，破的而中。又取堅鎧令環之，若被單衣。太祖大稱愛。仲甫奏曰：「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，願致陛下於堯、舜之上，臣雖遇昌時，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，一弧一矢，其誰不能？」上慰之曰：「果有奇節，用卿非晚。」後易女歷險易，雍熙三年參大政。公嘗為起居舍人，使契丹，虜主曰：「中朝黨進者，真驍將也。如進輩有幾？」虜所以固矜者，謂進本虜族，中國無之。公亟對：「若進輩鷹犬鴛材爾，行伍中若進者不可勝數。」虜主少沮，意欲執之，辛曰：「兩國以誠講好，今渝約見留，臣有死而已。嘗笑李陵輩苟生甘恥於羊酪之域，無足取也。」契丹因厚修遣禮送之，度其志必不可奪也。